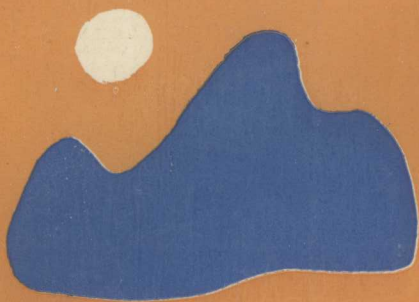




走出

沂蒙山

高振 孟斌

山东文艺出版社

臧克家

题

走出沂蒙山

高振 孟斌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八·济南

走出沂蒙山

高振 孟斌 著

•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615710）

印刷者：山东临沂市第二印刷厂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240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29—0554—3

I·488

定价：8.50元

活泼的朋友

高振、孟斌报告文学序

苗长水

先说两位作者中的一位——高振，因为比较熟，相处得也很好，应该说同是沂蒙山的文化人，最初的交识也是因为这。而且还因为高振是沂蒙山的文化人中尤为活泼的一位，身居沂蒙山文人圈的最中心——文联，穿针引线，舞墨弄文，为八方的朋友奔走，自己也在精力旺盛地写作，眼前这本报告文学合集，已不是他的第一部力作了。而且还周游到了香港、泰国，据考证这是身居沂蒙山的作家中第一位出国访问者。

如果是没有见到高振的，听我这番简述，想必就能有个轮廓了。这就是高振，一位热情的，精力充沛的，又不会逾越规矩的小伙子，而且走路生风，语言风雅。就在前不久，我和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黄献国去临沂讲课，在高振的家里吃饭又喝了酒，忙活了半天，我们都觉得挺累，高振把嘴一抹，又在他的小书房里给我们朗诵起他新作的中篇小说，真是精力超人。我想他的大部分作品也都是在这种忙里偷闲中创造出来的。他今年出了两部书，副主编了一套“沂蒙文学丛书”，他还编辑文学季刊《沂蒙山》，他还开展文学活动，这种精力，这种诚实的工作态度使我和献国都感钦佩，而他对文学的这种毫无疲倦的追寻渴望，也更是令我们感动。人们都说作家应该“会坐”，而高振却叫我感觉是一位切切实实地在“走着写”的作家。

他的小说写得不错，尤其是写他当战士那段生活的作品，有许多我们这些专摸索军事文学的人都没摸索到的情节和见解，并且有很强烈的现代意识，有些是可以称之为佳作的。我觉得他在小说上所欠缺的是独特性，如果他能再深挖一下自我的特殊感觉，就会写得更吸引人。而高振的报告文学早已四面八方出风头，写得文采飞扬，读者也极其广泛，我想大家会从这本合集中得到印证。

与他合作的孟斌同志，是位部队的青年作家，有近十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了，本集中的是他的代表佳作。他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因而和报告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亲赴辽宁盘锦抗洪救灾现场和大兴安岭那凶猛的火海，使他那凝重深沉的笔下有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这次和高振的合作，是他在报告文学创作上的一次尝试，从这个富有时代气息的集子里，我们亦可以认识一个热情的孟斌，正直的孟斌。高振、孟斌都是活泼的朋友。今天，不论是在哪个行当里，最叫大家高兴的，就是能找到一位诚实、活泼的朋友！

一九九〇年十月于济南

目 录

序.....	苗长水
烛光颂.....	(1)
超越自我.....	(20)
托起中国的月亮.....	(33)
一个征服欧商的中国农民.....	(48)
路在脚下.....	(64)
擎起心中的太阳.....	(73)
走出沂蒙山.....	(93)
他走在希望之路上.....	(112)
天功山石塑中华.....	(121)
低谷中的崛起.....	(131)
举起心中的脚手架.....	(138)
金色的年轮.....	(149)
“事业瘾”患者.....	(157)
崇洋未必有媚骨.....	(164)
凝聚力.....	(174)
踏着时代的节拍.....	(186)
为了灿烂的明天.....	(201)
千里之遥鸿鹄飞.....	(208)
竞争者之路.....	(216)
开拓者之歌.....	(233)

高楼入云端	(248)
废墟筑起金字塔	(256)
始是金丹换骨时	(264)
火中真金	(276)
大理石风格	(288)
天堑变通途	(289)
墨宝丹青从这里飞出	(300)
黑土地作证	(303)
老马奋蹄又逢时	(308)
敢上九天揽月	(315)
站在时代的船头上	(322)
梅香——埠侍花人	(334)
一个私营厂长的追求	(344)
沂蒙之光	(350)
洒向蒙山都是情	(363)
后记	

烛光颂

孔子以“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的功德，首創世界教育史的先河，贏得了“圣人”这一絕頂的桂冠；而趙西德的学生却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数字。几十年的风雨耕耘，他终于贏来了“桃李滿天下”。

——采访手記之一

上 篇

趙西德从来就没有过过生日，他只知道他生于一九四五年旧历的二月，至于哪一日，没有人告诉他，他也从未问过，因为他从未想过过生日的事。今天，他那拥挤的居室里，竟然挤满了各路人马：厂长、經理、诗人、画家……他们手里都提着“寿”字样的礼物，脸上都挂着尊崇的笑容。

“老师，学生给你贺寿来了！”
“老师，您过去从不过生日，这回学生们好不容易凑到一块，说啥也得祝祝福！”

趙西德望着那一张张成熟的脸，他的脑海里突然变换出昔日那一张张幼稚天真的脸蛋。他真的有些陶醉了……

当妻子把那只特制的寿糕端到桌子上，当学生们把45支蜡烛争相点燃以后，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都聚集到了趙西德那饱经沧桑的脸上。

“老师，您快吹啊！”

赵西德望着那一支支燃烧着的蜡烛，他鼓出来的气体却又慢慢地咽到了肚里。他呆呆地凝望着那些跳跃着的小火苗，一种从未有过的酸楚象一股迸发的喷泉涌向了他的心头。他无声地数着那一根根小蜡烛，思绪也象那些跳动着的火苗，把泯灭的记忆又重新点燃起来……

沂蒙山象哺乳期膨胀了的母亲的乳房，把汨汨流淌的乳泉，注入到了那条秀丽的沐水河。北方的河流大都有着季节的特点，随着冬天的降临，那膨胀了的乳峰便开始皱褶了，河水也象断奶期的母乳，在有气无力地流淌着。

赵西德很爱这条河，也许是与童年不幸的遭遇有关，十三岁那年，父亲、母亲相继去世了。幼小的赵西德便从此成了这条大河的主顾。夏季，他喜欢光着背赤着脚在河水中沐浴，他喜欢躺在淤积的沙滩上望着天边的星星尽情地联想……

1958年，狂热的大跃进使马克思创建的那个需要经几代人奋斗的体系，在一夜之间成了现实。赵西德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好奇。作为孤儿，在这个理想化的王国里，他似乎追寻到了在父母身上失去的温暖。他背上书包走进了学校，放学后也可以在集体的大食堂里，领到对一个孩童来谈足以充饥的食物。每当想起这些，赵西德会深有感触地说：“大跃进虽然是一场超脱现实的冒进，但对象我这样的孤儿来说，的确得到了好处。如果没有那时的人与人之间的纯真的关系，即使有一千个赵西德也恐怕活不下来。我爱党、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在这个时候扎下的根。”赵西德的话是真诚的，几十年来他痴心于党的教育事业，也足以体现了这一点。

1967年，因文革拖延一年毕业的风华正茂的赵西德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从临沂师范分配到莒南县相沟公社的中心完小

任教。那时候，他精力充沛，思想活跃，一天七八节课也不觉累，晚上，除了到村里辅导文艺宣传队，还要挨家挨户地进行家访，即使半夜回到宿舍，躺在被窝里，他还要点上小油灯，读上一段毛泽东或鲁迅的著作。他常这样说：“我一生有两个偶像，那就是毛泽东和鲁迅。”那几年，他对毛主席的诗词、著作能从头到尾背个遍，对鲁迅的小说、杂文更是爱不释手。不过，他醉迷于毛泽东、鲁迅，不是以其片言只语来哗众取宠，当成一种谋取权位的手段，而是潜心钻研他们的思想、为人，使自己的思想修养得以丰富和升华。

正当赵西德沿着导师指引的路向着教书育人的理想王国迈进时，那场席卷般的“文化大革命”正进入高峰期。在山东，那个文革巨头王效禹为显示自己的“忠”心，出尽了政治流氓的风头。上千万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在王效禹“一鞭赶”的命令中，象一群失落的羔羊，全被撵到了偏僻的农村。赵西德所在的那个公社中心完小当然也不例外。赵西德只好打上背包，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洪瑞公社大赵家村，坐到那条魂牵梦绕的沐水河上，重新做起了“民办公助”的教书梦。

那毕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涛波澜中，故土已今非昔比了，那些熟悉而又善良的脸庞，似乎全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阶级斗争这条高于一切的主线把人们躯体中的神经全部拴到一起。即使这个孤儿出身的赵西德也因有了知识而被疏远。他年轻的心在承受着痛苦的折磨。这就是那片饱含着自己的情和爱的故土吗？因学校停课，他已成了真正的“失业”者。夜晚来临，坐在宁静的沐水河边，望着灰蒙蒙的夜空，一种潜在的忧思浮上他的心头。1919年的联邦制德国的魏玛帮首先倡导实行义务教育，规定6—12岁儿童必须进学校学习，19世纪以后

的英法美各国也相继实行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而进入20世纪的60年代，中国竟然在演一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闹剧。作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以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为己任的党的教育工作者，他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在那种气候下，他又能做些什么呢？每当愁思来临，他便吹奏起那支悲壮的箫，一曲又一曲，也许是旋律的深沉与悲壮，也许是箫音的宛转与悠扬，循着箫音，一群又一群孩子，一伙又一伙乡亲都凑了过来，他获得了知音，他得到理解，他一刻也不放过向人们宣传教育不可泯灭的道理。他的善良与赤诚换得了大家的情和爱，那些荒废了学业的孩子又重新背起书包，坐进了教室。短短的两年过去了，而就在这特定时期的两年里，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小学教室里，人们可以听到那朗朗的读书声了。可谁又知道，这清脆的童音中，倾注了赵西德多少心血和汗水啊！

时令过得真快，沐水河边的杨柳不知不觉地吐出了嫩芽，那苍白松软的河岸也慢慢滋生出毛茸茸的绿意来。

赵西德要走了。

不知是谁把这个消息事先就传了出去。一大清早，他的家门前就挤满了前来挽留的人群。

他要去的地点仅仅距生他养他的村子有八里地远，但对那些与他有着情与爱的天真无邪的孩子和那些看着他长大成人的街坊邻居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来说，是多么不愿意让他走啊！

看着挽留的人群，赵西德的眼圈早红了，他几乎泣不成声。

“父老乡亲们，同学们！是党和大伙把我送进了学校，培养成了一名人民教师，大家的恩情我这辈子也报答不完。但是，

我是党的人，党的工作需要我调离，我得服从党的需要啊！”

赵西德走了，带着家乡父老兄弟的绵绵情丝。

洪瑞中学是一个师资力量比较强的学校，只因为运动的干扰，这个本应该兴旺的中学却变得一片荒芜。最混乱的时候，学校里很少能见几个老师和学生。而赵西德任课的班级只要有一个学生，他都认真地按时上课、辅导。社会上有些人说他傻，他笑笑说：“上课是老师的天职，只要有一个学生到校，也不能放过教育的机会。”

那时有几位有良知的教师曾经倡导学校抓抓教学质量，并说了几句浅显的道理“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学生读书”。这本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却被批成是“不抬头看路”。教师们的良知被无情地践踏了。

“什么叫不抬头看路？抓教学质量这是一个教师的本分，你可以查尽毛主席所有的经典著作，那里面没有一句说抓教学质量就是不抬头看路。相反，不为社会主义培养有文化、有觉悟的一代新人，那才是不抬头看路呢！”论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赵西德似乎比谁都研究得透。

赵西德坚持为学生上课的行为，自然被视为大逆不道。受极左路线影响极深的人便开始向他施加压力。一位头头找他说：“你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不坚定，态度不明朗。”并扬言要查赵西德的祖宗三代，把他视为该校教师中的阶级敌人。赵西德听后笑出声来：“查我的三代？尽管查就是了，我家上三代无一人识字，全是清一色的贫雇农，祖父祖母被土匪烧杀而死，父辈兄弟三个因贫穷死的死、逃的逃，最后也只是剩下我这么个独苗苗，如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我这个独苗也早已夭折了。”

不查便罢，这么一查倒越显得理直气壮了。赵西德终于在这个学校里站稳了脚根。许多正义的老师支持他，许多学生敬重他，愿意和他在一起。什么“学白卷英雄张铁生，学黄帅”，你喊你的口号，我上我的课，不放过任何向学生讲授革命道理传授文化知识的机会。

寒来暑往，洪瑞中学几易校长主任。1979年，深知赵西德思想与业务水平的校领导王玉琯、季宪荣发展他为中共预备党员，让他担任班主任、教研组长、工会主席。他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学校不管交给他什么任务，他都完成得很圆满。

1982年，赵西德被推到了校领导的位置上，他担任了教导主任，时隔不久，他又担起了校长这一职务。这是赵西德在事业上走向成功的第一个里程碑。他再也用不着象以前那样做“地下工作”了。他不仅获得了师生们的拥护和爱戴，他还得到了各级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他手中拥有了权力，他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感觉到权力对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徒来说，还有这般重要的用场。

那正是中国的教育事业摆脱禁锢走向复兴的年代，十几年来的探索 and 追求，在赵西德的那滚烫的血管里，淀积了巨大的能量，他这时比任何时候都懂得机遇对一个干事业的人的重要性。没有一个适宜的空气、良好的环境，即使你再有雄心壮志，也会被侵吞掉。如今他拥有了权力，拥有了“重教、施教”这个良好的机遇，他的神经细胞顿时兴奋起来。

赵西德出身农民，他深深懂得农民所具有的痛苦。因而，他对农家子弟包含着真情灼爱。他知道，在现代文明反差明显的城乡之间，一个农村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与城里孩子竞争，他必须要付出比城里孩子大几倍的努力才有希望。为了给

这些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把学校办成一个培育人才的摇篮，他几乎忘掉了学校管理之外所有的事情。那时候，他只身住在学校，妻子和孩子们住在农村，家里还种着七、八亩责任田。为了把教学质量搞上去，他星期天都顾不上回家，家里的农活全都落在了妻子肩上，妻子终于累倒了，有一次发高烧 39°C ，家里派人来叫他回家，可赵西德却舍不开学校，直到上完晚自习，等逐个检查完宿舍，他这才摸黑赶回家。

他拖着疲倦的脚步推开了紧闭着的家门。妻子躺在床上，因高烧引发的寒颤不得不压上三床厚厚的被褥，那可是热得喘不过气来的三伏天啊！看到妻子满眼的红丝，看着妻子的床边那一张张幼小的哭泣着的脸，一股巨大的酸楚涌上心头，他差点掉下眼泪来。

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呢！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在亲情与党情的砝码上，他只好把人生的天平倾斜到另一方。他带给妻子的仅仅是安慰，他留给孩子的却是不晓人情的埋怨。第二天天不亮他就又要走了，刚刚退烧的妻子却在脸上挂出了笑容。因为她满足了，在她的心目中，他毕竟回来了，虽然时间这么短暂，虽然仅仅是几句安慰，但她却觉着自己的病好了许多。她理解他，她理解丈夫那颗滚烫的心。她常常这样说：“事业对他来说，简直比他的生命还重要，只要他有所成就，我再苦再累也满足了。”这是一位普通女性的心里话，从她的话里，我们不仅了解到了那位痴心于事业的赵西德，同时也了解到了一位集中国几千年道德文明于一身的当代女性。这种倾斜了的互补，使这个小小的教育之家，充满了爱，充满了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这个深沉的主题。赵西德就是这样在校长的位置上，利用着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原来的洪瑞

中学，现在的郑旺中学推到了全区教育系统的先进行列，校党支部连年被评为先进党支部，他这个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连续几年被评为市级优秀共产党员。学校的升学率也遥遥领先于同级中学的前头。

赵西德出名了。这不仅在小小的郑旺乡，在临沂市，在整个沂蒙山区甚至全国各地，凡有赵西德学生分布的地方，都会流传出赵西德酷爱教育事业的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下 篇

人有许多机遇，偶然的一次机会，往往会改变命运的航程，赵西德来郑旺乡任党委副书记是偶然，后来他再次离开郑旺乡又是一次偶然，可在偶然的背后，却是一曲奋进的歌……

——采访手记之二

也许是出名的原故，1986年秋天，赵西德被调到郑旺乡党委担任了党委副书记。为这事，社会上曾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议论，赵西德之所以调离学校，是想在官场上进行大的角逐，因为他具备领导者的胆略。有人则说：“别看赵西德在教育上吃得开，一旦让他搞行政，他肯定会碰得满脸紫青。”赵西德听后只是冷冷地笑一笑，对于调动，从前他压根没想过，他也不晓得学校与乡党委之间，究竟那头对他的能量释放有好处。他热爱教育，这是几十年的辛勤耕耘所换来的财富。但他还是服从了组织上的安排，就这样在乡党委副书记的位置上，一干就是两年多。两年多，他不仅洗清了所谓“官场角逐”的流言，而且以出色的政绩向人们证实了他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把人生的坐标牢牢地钉在了党和人民需要的事业上。

夜很深了。几只困倦的星星还在一眨眨地打着盹儿。赵西德独自坐在院落呆呆地瞅着那苍茫的夜穹。他耳边响起了市委组织部段部长在找他谈话时所说的话：“老赵，这次调你到一轻技校是组织上再三考虑的，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校长容易；当一位书记也不难；可要想干好一轻技校校长这一角色却不容易啊！一轻技校自80年建校至今已换过三茬校长，可学校管理仍旧混乱，挑你来就是让你扛这个大梁的噢！”

赵西德独自坐在这寂静的庭院里，象品尝一杯陈年老酒一样，细细地回味着段部长这段话的份量。

按理说，他没有必要再到一轻技校这个是非之地冒险了。论名望、业绩他虽够不上名垂青史，但足以慰藉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道德和良心。如今全家转了户口，日子刚刚走向坦途，如果再把老婆孩子带到风口浪尖上，确有些划不来。

但赵西德不仅想到了这些，他更想起了一个悠远的故事。那是在中学时期学到的一篇课文《藤野先生》，他是从那篇课文中真正认识鲁迅的。从那时起，他真正懂得了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的道理了。因为要改变愚弱的国民意识，唤醒民众，去砸碎一个旧世界，仅靠治愈病入膏肓的躯体不行，重要的是去治愈长期麻醉的“心”病，以此来提高全民的觉醒意识。每当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上，鲁迅的选择便会给他以启迪。国家急需人才，尤其在工人阶级先锋队这个强大的国度里，发展技工教育事业，尤显得重要。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籍华人丁肇中曾预言过，中国要想在短时间内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不仅要培养高科技人才，重要的是发展普及技工教育，只有这样，高科技技术成果才能推行。国家的现状与未来，象燃烧的火焰在他的心中燃烧。他太爱教育了，由于这

种信仰、这种偏爱，整个儿影响到了他的家庭，爱人是一名教师，女儿也走了妈妈的路，如今已从师范毕业，站在了那小小的讲台上，用她妈妈当初不曾有过的激情，托起了一轮红彤彤的太阳。儿子当然不甘示弱，老大升学第一个志愿就是师范，果然他如愿以偿。在那五口之家组合的欢送会上，他郑重地宣告，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二听了哥哥的话，只是抿着嘴笑了笑，他凑到爸爸的耳边轻轻地说：“等我高考时也要报师范院校。”是啊！五口之家，五颗跳跃的心凝聚到了一起，在这个特有的教育世家里，赵西德哪有不回归的道理！

于是，他真的打起被卷去一轻技校走马上任了。

他不敢相信眼前这破旧的院落就是一轻技校。这里遍地是杂草，遍地是垃圾、石块，所有的平房没有一间不漏着天，门窗破坏殆尽，尤其学生宿舍楼更是不堪入目：楼道里遍是尿液和粪便，室内似乎长年没打扫，满地是碎纸乱屑，简直连猪窝都不如。

这所创建于1980年的学校，它十年的历史可以说能够反映中国十年的改革历史，中国的现实国情高度浓缩在这所学校里。七色的社会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折射。

一阵细雨刚刚过去，那残墙断壁的院落里，早已化成泥泞的草地了，赵西德只好踏着用砖块垫起来的小“桥”，东晃西躲地向前行进，几只癞蛤蟆旁若无人地瞪着血红的眼睛望着这位陌生的来客，发出一阵悲切刺耳的抗议声。

面对这一切，赵西德不禁有点忐忑不安了。然而，他却没有想到，他的到来，会使这本来就不平静的校园，再度兴起风波。就象一汪本就荡着涟漪的水面，投进了一块石头。

“看，那样，裤子拉拉的不短，典型的乡巴佬！”